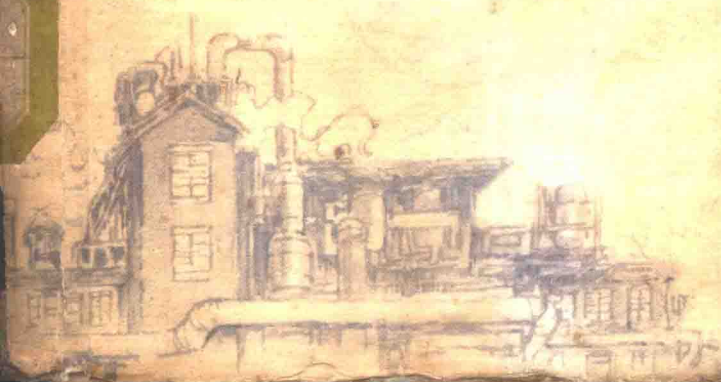


东风浩荡

刘彦林





东风浩荡

刘彦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本书描写的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业战线上的斗争生活。

六十年代初期，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坚决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粉碎帝修反的封锁和破坏而英勇奋斗。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这一时期，我国制药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科学试验，自己试制成功一种新产品，对医药卫生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故事。作品通过试制新产品曲折过程的描写，反映了工业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作者满腔热情地歌颂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敢于创新、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顽强战斗精神；塑造了党委书记范国春、工人工程师刘志刚、老工人谢大洪等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英雄形象。作品也生动地从多方面展示了工厂里沸腾的生活画面。

封面设计：薛 云

东 风 浩 荡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 31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 插页 2

197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7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061 定价 0.88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第 一 章	大路上	1
第 二 章	车间风雷	21
第 三 章	共同的目标	41
第 四 章	源泉	52
第 五 章	阳光雨露	68
第 六 章	志气	89
第 七 章	顶风上	107
第 八 章	革命列车在前进	118
第 九 章	两条道路	129
第 十 章	基点	141
第十一章	育苗	156
第十二章	新发现	170
第十三章	典型问题	184
第十四章	特殊关系	200
第十五章	根据	214
第十六章	勇往直前	227
第十七章	战歌	238

第十八章	心红眼亮	252
第十九章	道路曲折	264
第二十章	坚定不移	282
第二十一章	群英攻关	299
第二十二章	胸有朝阳	315
第二十三章	奇怪的变化	333
第二十四章	争夺	351
第二十五章	险风恶浪	362
第二十六章	夜深人不静	375
第二十七章	突破口	393
第二十八章	纵深作战	408
第二十九章	齐心协力	418
第三十章	重要的一课	432
第三十一章	为真理而斗争	451
第三十二章	东方正红	468

第一章 大路上

—

晴空碧蓝，彩霞万里。东方地平线上，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金灿灿的光辉，照耀着祖国的锦绣山河。

在那辽阔富饶的平原上，矗立着一座雄伟壮丽的工厂。乳白色的蒸汽，象片片白云，缭绕着厂房，冉冉上升，在朝阳的辉映下，变幻着绚丽缤纷的色彩。远远望去，那位于工厂区正中央的相当于二十层楼高的工作塔，英姿挺拔，犹如峥嵘奇突的险峰，直插云端。那是祖国工业战线上的一个阵地——东风制药厂。

“呜——呜——呜——”

激昂的汽笛声，从高耸入云的工作塔顶上飞来，在晴空中震荡，向英雄的工人阶级，发出战斗的召唤。

通往工厂的宽阔的马路上，车水马龙，人流滚滚。公共汽车和各种机动车辆，在马路上穿梭行驶，“嘀——嘀嘀”的喇叭声此起彼落。自行车一辆接着一辆，从行人的身边飞驰而过。这滚滚的人流，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汹涌奔腾地涌向远处那一排排高大的厂房。

人群中有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年轻小伙子，昂首挺胸，迈

着大步。他，中等个儿，敦敦实实，厚厚的胸脯，宽宽的肩膀，椭圆形的面孔被朝阳映的红彤彤，两道英武的眉毛下，一双虎势势的大眼炯炯有神，眉宇间透着刚毅气色。他就是第一车间副主任、工人工程师刘志刚。他一边迈着大步，一边左顾右盼地在寻找什么人。忽然，他那红彤彤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看见党委书记范国春，正在不远处和几个工人一边走着一边说话哩。于是，他大喊了一声：

“老范！”

党委书记回过头来，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一身洗得发白了的军装，黑茬茬的络腮胡圈住了半个长方脸，粗黑的浓眉下，闪着一双光芒锐利的眼睛。他一见刘志刚，便快步走了过来。

“老范，”刘志刚和党委书记并排走着，说，“我正有事找你哩。”

“嘿嘿，”范国春笑了笑说，“我准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事……”

身后忽然传来一阵笑声。他俩回头一看，原来是一车间二号岗位青年女工陈惠敏在笑哩。

小陈向范国春扑闪了两下乌溜溜的大眼睛，说：

“哟，老范还能掐会算哪！”

“你不相信？来，当场检验检验。”范国春满有把握地说。

“行。”小陈转脸对刘志刚说：“你可得老实，他猜对了就是猜对了，不对呢，可不兴替他打掩护。”然后，她俨然象一个裁判似的对范国春说：“现在你说，你怎么知道他要说什么事？”她以为党委书记只是随便说说的。

范国春没有马上回答她的问话，却和她谈起正经事来，问道：

“小陈，你们车间现在生产任务重不重？”

“重啊！我们生产的‘东风霉素’急需大批供应。听志刚昨天说，还要增加任务哩！”

“是啊，还要加！去年咱厂开始生产这个品种之后，好多医院都写信来要求增产，说这药对治疗某些疑难疾病有特殊疗效。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哇。不管任务多重，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不过，困难也确实很多，对吧？”范国春看了刘志刚一眼，但问话却是对小陈说的。

陈惠敏表决心似的说：“什么困难咱也不怕！”

范国春说：“光不怕还不够。还得有战胜它的办法才行哩。”

“老范，你不是常对我们说，一人一条计，两人出个好主意，三个巧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对对！这一条很重要。俗话说的好，众人拾柴火焰高哇！只要大家一条心一股劲，什么困难咱也对付得了。小陈，你说说，现在生产上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陈惠敏的眼珠骨碌一转，思索起来。她想到的设备运转不够正常，需要检修；有的岗位有时生产波动，影响上下工序生产平衡；这些，当然也是大问题，需要解决，但这不是最大的问题，那末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对啦，是甲种原料！这是生产“东风霉素”必需的重要原料。从外表上看，这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别：白色透明，颗粒状晶体，有点象白砂糖。可是听说要制造它，可不容易哩。我们国家眼下还

不能制造。所以甲种原料一直是用进口的。自从去年四季度“东风霉素”正式投入生产以后，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对甲种原料的需要当然也就大大增加。可是，进口多少原料，才能生产多少成品，生产还得受原料限制啊！几个月前，老范就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作了动员，号召大家出策献计，自己动手解决甲种原料问题。这些时来，甲种原料成了全厂职工最关心的问题，到处都在谈论这事哪。想到这里，陈惠敏很有把握地说：

“老范，要我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甲种原料。是不是？”

范国春还未表态，刘志刚立即插嘴说：“对，这确实是最要紧的事！甲种原料自己不能解决，‘东风霉素’的增产就必然受到威胁。老范，这些日子，我查看了一些资料，据文献上说，生产甲种原料必须有成套的专用设备，还要建造专门厂房。这些条件我们现在都没有哇！所以我想，最好是能根据咱们现有的实际情况，另想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只要甲种原料能够自给，咱就可以放开手，让‘东风霉素’大幅度增产。昨天新任务一下达，我心里就更着急了……”

“所以，我知道，你刚才说找我有事，就是要谈这个问题。对不对呀？”绕了这么个大弯儿，党委书记才把话头和前边接上了。

刘志刚笑了，说：“老范，你真象钻进我的心里看过一样。”

范国春也笑起来，说：“那我不成了孙悟空了？”转脸对陈惠敏说：

“怎么样，小陈，我猜对了吧？”

陈惠敏佩服地说：“到底是书记的经验丰富！”

刘志刚对她说：“我们急什么，他急什么，我们想什么，他

想什么，一个心眼呗，还会猜不准。”

青年女工感情真挚地望着党委书记，从内心深处发出了一句全厂革命职工的心里话：

“老范真是我们的知心人！”

这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然而，它却有着一段并不普通的来历……

二

范国春是雇农的儿子，在他只有十多岁的时候，便踏上了父亲走过的老路——给地主当了长工。因为受不了地主的欺压，他逃跑出来，在荒山野地里奔波了十多天，终于找到了正在长征中的红军。从此，他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南征北战二十多年。寒光闪闪的大刀劈斩过侵略者的头颅，仇恨的子弹击穿过蒋匪军的胸膛……

三年前，范国春因工作需要离开部队，转业到这个工厂。为了使新来的党委书记尽快地熟悉情况，党委、厂部的一些同志，有的给他送来大堆文件；有的给他抱来成套的生产总结报告及有关材料；干部科的同志想的更周到，特地为新来的书记绘制了一份详细的全厂党政工团干部配备表，并提议：先分门别类召开几个干部座谈会，大家认识认识，以后工作方便。

范国春笑了笑，对这些热心的同志们说：“材料留下，我抽时间一定看，开会的事也很需要，可以安排在晚上。白天嘛，我得下去扎扎根儿。”

为了便于参加劳动，接近群众，熟悉情况，范国春提出先

到车间去工作一段时间。党委同意。于是，第二天，他就来到了第一车间。听了车间主任金海介绍了各工序的情况后，便到二号岗位来劳动了。

值班长刘志刚笑着对范国春说：

“你去的这个组，组长叫谢大洪，是我的师傅。你去呆几天就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了。不过我得先告诉你，谢师傅可爱‘刮鼻子’，你得做好思想准备。他还不认识你，是不是先介绍介绍……”

范国春摆摆手笑着说：“你大概是怕谢师傅刮我的鼻子，所以想先给他来个通名报姓，告诉他，这是某某党委书记，这样，他就会另眼相待，是不是？”

刘志刚一点不否认，确实有这么点意思。

范国春说：“‘不打不相识’嘛，我可是真想尝尝‘刮鼻子’的滋味呢！”

果然，第二天一上班，范国春就尝着“刮鼻子”的滋味了。事情是这样：

上班了，范国春穿好了工作服，一只脚刚踏进门口，忽听有人敲钟似的喊了一声：

“出去！”

他赶紧把脚缩了回来，楞楞地站在门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见一个老工人，从机器旁蹬蹬地几步走过来，说：“怎么搞的！”范国春一见这来头，心想：他莫非就是爱“刮鼻子”的谢大洪？忙解释说：“我是厂里新来的，来参加劳动……”见老工人朝他脚上瞪了一眼，他低头一看，才猛地明白过来：唔！原来刘志刚告诉过他，这里对卫生要求很严，除了穿工作

服，还要换工作鞋才能进去。他偷眼看了看刚踩过的地方，净明闪亮的细瓷砖地上，清晰地留下了一个脚印。心里直埋怨自己太粗心。这时，老工人从门背后拿出一双工作鞋和一块抹布。他把鞋放在门口，说了一声：“穿上。”随即蹲下身，用抹布擦去刚踩下的那个脚印。

范国春换好工作鞋小心翼翼地走进来，却见老工人又微微眯缝着眼睛，上下打量起他穿的工作服来。把范国春看的心里直纳闷：“工作服又咋啦？”他这么想，忙低下头自己先检查了一遍：工作服洗的干干净净，没有丁点儿油渍污点，所有的钮扣都扣得紧紧的，而且衣服不大不小正合身。还有啥问题哩！他正这么想着，老工人已伸手来检查钮扣了，扯扯这个，拉拉那个。范国春心里好奇怪：“这又是过的哪一关哪？”有一个扣子松了线，老工人顺手给扯了下来，递给范国春说：

“装好，别丢了。”

“这……”党委书记茫然地接过钮扣，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这时，机器那面有人喊谢师傅，老工人答应了一声，走过去了。范国春心想：唔，自己没有猜错，他果然就是谢大洪。

一个青年女工向这面走来，范国春觉得她有点面熟。一想，噢，对了，前几天还没有正式报到，先到厂里来，碰上厂里开文艺晚会，就参加了，听见她一连独唱了好几个歌呢，是她，没错。青年女工走到这个来参加劳动的新干部跟前，自然也少不了上下打量一番。这次范国春主动开口了，他对姑娘说：“我认识你。”

“噢！”姑娘感到奇怪，“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

“前几天晚会上，那个独唱的不就是你吗，我还向你这位文艺战士鼓掌来呢。”

“哟——”姑娘笑了，“那也算认识吗？好吧，我们现在正式认识认识，我叫陈惠敏，你——”

“我叫范国春，你就喊我老范吧，干脆利索。”

陈惠敏看着范国春手里拿着的钮扣，调皮地向他眨了眨眼皮，翘了翘下巴，显然是赞美她的师傅而笑这位老范的无知。

“这，怎么回事啊？”范国春举着钮扣向她请教。

“哟，这个吗，嘿，”陈惠敏故意卖了个关子，乌溜溜的眼珠一骨碌，“这叫‘消灭不安全因素’。”

“钮扣儿……安全……这能挨得上吗？”

“挨得紧哩！”姑娘认真地说。见对方显出一副不解的神情，她便小声讲起来：

“是这么回事：上个月，有一天下班后，大家正准备走哩，谢师傅忽然叫起来：‘唷，糟了！掉了一颗钮扣！’

“他这一叫，把大家都逗乐了。我说：‘啊哟，一个小钮扣嘛，也值得大惊小怪，另缀上一颗……’没等我说完，谢师傅把眼一瞪：‘什么大惊小怪！你知道这钮扣掉到哪啦？万一掉到成品里或机器中怎么办？’

“哎呀！我一听，可着了慌。大家也都竖起了眉毛。可不是吗，要真那样，就糟啦！谢师傅要我们先回去，留他一个人慢慢找，大伙都不肯走。于是，全体出动，四处搜寻。最后终于让我在机器的撑架下找到了。谢师傅接过钮扣，盯了好一会，狠狠地说：‘祸害！’

“第二天上班时，我发现谢师傅的工作服变了样，仔细一瞅，哟！原来他把钮扣全都拆掉，改成用带子系。多新鲜哪！大伙也都围过来看。谢师傅笑呵呵地说：‘你们看，这不是又消灭了一个不安全因素吗！’”

听到这里，范国春注意了一下姑娘的工作服，唔，她也改成用带子系了。再看来往的其他工人，也都没有一个带钮扣的。范国春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一进门，谢师傅就对着自己的工作服直瞅哩。

开车前，下巴刮得光溜溜的谢大洪，领着这位长着络腮胡的新干部，到有关机器、仪表、阀门前看了一遍，详细地讲了生产时应注意的事项。最后，他板着面孔警告新干部说：

“干活时，不准多嘴！不准思想溜号！不准有一丝马虎！”

乖乖，三个不准象三发炮弹！范国春连忙点头，表示一定照办。想到刘志刚介绍的“刮鼻子”的话，心里暗暗说：“真有点名不虚传咧！”他心里对这位老工人产生了好感。

生产时，范国春紧跟在谢大洪身旁，随时听候吩咐，做些下手活。这时，谢师傅正在进料，范国春见他开启阀门时，开一下，停一停，一会儿将阀门盘只转半圈，一会儿却又连着转两圈、三圈。咦，这里面肯定有名堂哩。范国春忍不住问：

“谢师傅，这开启阀门的转数是怎么规定的？为什么要这样开？有什么作用？”他是个见问题就想钻的人，所以觉得问一句还不清楚，一连问了三句才住口。

谢大洪没回头，也没答话。

范国春以为有机器声影响，他没听清，便又提高声音重问

了一遍。

谢大洪仍然没有理他，仿佛身边根本没有他这么个人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正要再问，陈惠敏连忙轻步跑过来，悄悄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责怪道：

“你怎么搞的呀！刚才谢师傅没说不准多嘴吗？”又解释说：“他操作时从来不和人说话。前几天，有个大干部到这里来参观，看他操作，一连叫了他三声‘老师傅’，他都没理会，直到进完料关了阀门，才回过头来笑呵呵地和客人打招呼。”

“噢，原来是这样！”范国春再看看谢师傅，可不，只见他双手转动着阀门盘，两眼炯炯地盯着仪表。心里暗暗佩服道：“真是一丝不苟！”他把刚才不明白的问题提出来问她，她说：

“那是控制进料速度哩……你以后有了不明白的地方，先记下来，等谢师傅操作完再问他。快回去，小心这个。”她说着，勾起食指在自己鼻子上刮了一下，做了个鬼脸。果然，尽管一上午这位络腮胡干部没有再捅下什么漏子，但吃午饭时，谢师傅还是刮了他的鼻子。

“往后操作时不准多嘴。一说话分散注意力，事故就会钻空子。”老工人似乎觉得话有点太硬梆了，缓了缓口气，又说：“比方说，我正在进料，这次要连转五圈，正转着，和你一搭话，把已转了多少圈忘了，怎么办？”

范国春连连点头，表示完全接受批评。虽然被刮了鼻子，心里却感到很舒坦！对这位老工人更增加了一层敬重。陈惠敏见谢师傅走远了，才朝这位老范眨了眨眼，说：

“我没说错吧？嘿，这还是对你这个新干部‘客气’点哩。要是我们哪，”她用食指在自己那个小巧的鼻子上狠狠一刮，

“准得吃不了兜着走。”

范国春笑笑说：“这鼻子刮得好哇，刮得我心里服服帖帖哩！”又问她：“你怕他不？”范国春已经知道了她是谢大洪的徒弟，不久前才进厂的。

陈惠敏点点头。但马上觉得不妥，立即摇头否认说：“不，不怕。”

范国春故意说：“他刮鼻子刮得凶啊！”

姑娘说：“他管的严，是为了我们好。是对党对工作负责。”她想到自从进厂以后，谢师傅对自己既关怀爱护，又严格要求。给自己讲旧社会工人的苦，回忆对比，帮助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教育自己应该怎样对待工作，对待学习。在技术上，手把手教，一点一点耐心地教。师傅有时也训她，但她完全理解师傅的心。所以她对老范这样说，是出于自己的亲身感受。说过后，她觉得还不够全面，便又补充说：“我师傅对我可好啦，还让师娘给我炒花生豆吃哩。”

范国春忍不住笑了。

陈惠敏以为他不相信，便一本正经地说：“真的嘛！哎，你不了解他，过些时……”

“也给我炒花生豆吃。”范国春笑着逗她。

“看你，哎呀！”陈惠敏也忍不住笑起来。她觉得这位络腮胡干部是个“见面熟”，说话爱逗个趣儿，怪有意思的。两人出了食堂，往车间里走去，边走边谈。陈惠敏问：

“老范，你在厂里做什么呀？”

“我刚来，什么也做不了，先下来学习学习。”

“你倒满虚心的。这么说还没分配哩，是吧？你以后常到

我们这里来劳动吧。”

“你欢迎吗？”

“那还用说，当然欢迎啦。”

“就怕你师傅不乐意，我可爱多嘴哩。”

“你不了解谢师傅，他见到象你这样深入群众，虚心下来学习的干部，心里才高兴哩。你来吧，没错儿，只要不怕刮鼻子就行。”说完，自己先咯咯地笑起来。

范国春很喜欢这个活泼热情的青年女工，便说：“好，我一定来。说不定会分配到你们车间工作呢！”

“那更好啦，”陈惠敏高兴地一拍手说，“干脆到我们岗位来吧，谢师傅当正组长，你当副组长，大伙一定会选你的，没错儿……”

“惠敏，你在瞎说些什么呀？”身后忽然有人搭了话。两人回头一看，是值班长刘志刚，和他一起的还有车间主任金海。老主任也在呵呵笑呢。范国春和金海招呼了一下，他两人就边走边研究起车间的工作来。刘志刚趁机拉了一下陈惠敏，故意放慢脚步，等范国春和金主任走远些了，刘志刚才对陈惠敏说：

“你呀，你知道他是谁？就想动员到你们组来当副组长……”

“我知道，他是新调来的老范。”

“你就知道他姓范。我告诉你，他是咱们厂新来的党委书记，现在是先到车间来蹲点。”

陈惠敏睁着圆溜溜的眼睛，嘴张了老大，好半天，才双手把脸一捂：